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19

T 3194/5352.82  
2



撫州府志卷之三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補 解宇記

重建推官廳記

宋 蕭泰來

家居如戀官居如傳認爲久故整視爲暫故傾無他公  
與私之間也公則公事治私而勝公豈獨一廨傲邪紹  
定三年夏予任撫推官入所舍門牡者飛欄翬者塌棟  
脊者折裏而侍則危外而接則陋退而息則煩慙焉恐  
銳欲更舊屬郡有城池之役日奔走鞭工迄五年任滿  
當去欲去而意若有歎者他役可無問而廳廨不修人



謂我孱廼決焉召匠授規廼墨廼削廼塗廼墍廳矣右  
左有便座所堂矣左之室二前爲祠先之位右室一其  
偏庖滷麗焉左則廂之屋三間可宴適故無恙因之右  
故貯薪水卑穢甚革之使如左背堂空地常沮洳疑爲  
泉沼之泉迅出恨晚堂之精神緣是增培自堂徂廳爲  
道以屋以闌惟門以犯宅經忌并雙廡牽連不得新如  
人盛服玉立而冠頭容不稱殊有憾役之費輟橐俸三  
十萬郡亦量給之縣長之賢或佐之粗無乏事因嘆曰  
廨之老知幾年矣而無改爲予之寓三年矣而無暇爲

去之期僅一月矣而始及爲幸替者來之遲而及爲之  
以竟設不及又不竟則無暇爲之愧與無改爲同然則  
予之爲是役之及竟也幸也或咲曰子于廨寓之暫耳  
寓垂去暫之暫耳寓暫而計久遠乎曰暫之一辭大夫  
士之一痼也去者曰莅之暫來者曰繼之暫第第焉一  
以暫付之焉得廨此猶小者有大此又襲第第焉一以  
暫付之天下事有一就否何言之誤嘗讀開寶二年二  
月勅諸道繕修詔幕職受代對書廨之隳壞有無于攷  
課不損不全者殿一選葺置不煩民者加亦如之今不



課此懼違詔敢付之斲之斲乎余之當去以癸丑六月  
役以五月興七月斷手計廨壽遠堪百許歲而堪與不  
堪存乎人敢告同人儆則亟補其功省其事易儆極欲  
復其費繁其事難侷而私趨而公以家營官以久理斲  
以壽廨于長存無壞我藝祖攷課之彝憲八月朔承直  
郎知撫州軍事推官蕭泰來記

撫州新建使廳記

王无咎

善爲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  
亦各有方何也教化以奪其未順之心衣食以厭其必

得之欲蔽不可留之獄訟恤無所告之老窮簡閱官吏  
崇其善而替其惡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于城  
池之所以備豫解舍之所以興居倉庫之所以出納以  
及臺榭廐驛亭園之區區宜革而革宜修而修此差可  
以緩而亦不可廢者也故夫用事于一州者必得宏敏  
周通之君子然後能急當其急緩當其緩常不繆於序  
不然得鄙近偷惰之吏則其裁處多不能當其序而經  
理又不能適其宜此誼儒法士所爲發憤思古也治平  
二年四月五日撫州之廳成太守司農少卿錢公暄葺



唐刺史危全諷之所建也蓋全諷之建當天祐之元年至今殆二百年而其勢將壞故公始議革之而方是之時公之為州已踰年矣其政令已行而吏民順諧歲常有年獄訟清簡公夷然無為也于是使四縣之令各備其材而不自憚其煩繼繼督視故能以旬有二日而成既成則其規摹高廣皆踰于舊而其始又以智損其中六楹故使坐其下者宛轉四顧豁然虛曠稱夫臨堂堂千里者之勢公真所謂宏敏周通之君子哉噫天下之州宜有治廳者固無窮而治廳之內太守迭處迭去者

亦無窮也然則今日之役不有文字之曲折以託于無窮之間則後之人孰知夫為是役者自吾錢公始而為之又適當其序且有方也故无咎承公之命不敢辭以不能而遂為之記云

思軒詩序

宋曾南豐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通判撫州協于上下以修其職于是時蝗起京東轉江淮之間秋又皆旱撫獨無災害君乃疏其寢北之池厚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軒曰思軒士之能詩者歸焉夫



以君之早夜于其治既有餘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深思于此察君之志將無小大言動萬事之作止一擇其宜則思之盡豈獨一時寄此軒之內哉君之大父水部君當太宗時實通判是州今六十餘年而君來世其官君之世且益顯後有君子徘徊此軒而迹君之思見于事者不違于理不墜其先人則詩之信天下其可蔽也哉

九月日南豐曾鞏序

金谿飲歸亭記

宋曾鞏

金谿汪君爲尉之三月斥其西垣爲射亭旣成教士於

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言之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旣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于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茲亦熄至其後天下安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于六藝之



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衆也爭奪興而戰擒  
攻取之黨奮則強弓勁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  
勢哉今尉之教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少  
然而旗旄鐃鼓五兵之噐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  
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  
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鎮衛百姓其不幸殺越  
剽攻駭驚閭巷而僉逐于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  
蒙霜露陷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  
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

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于廟以紀軍寔今廟廢  
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  
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  
盜宜可止顧乃尚鬪而嘉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  
兼文武而施澤于堂廡之上服冤摛笏使士民姦化宥  
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  
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  
不忽乎任小其非所謂有志者耶南豐曾鞏記

宜黃縣興造記

宋孫覲



紹興元年春盜起虔化誘脅衆數萬相扇爲亂圍建昌不克遂陷宜黃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爲灰燼部刺史駟聞天子詔將吏發兵捕誅盡夷其黨貸脅弗治夏五月師還於是公私掃地赤立斗粟千錢饑疫相熏民之竄走山谷幸而不死者皆饑死頭顱相屬于道數百里無炊火焉令丞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棲列無所吏抱牘藏於家獄訟賦役失其平商旅不至市無鷄豚晨夕之需無所得凡仕於邑者指日待更不爲斯須計畱也三年右朝奉郎鄧令端友來涖茲邑鉏治強梗發紆隱

訓期年政成輿人誦之時兩尉弓手怙衆爲姦利官弗能禁意小忤則嘯其朋盡甲而出群噪大呼劫請賊謝率以爲常令曰是可忍耶立捕首亂者七八輩送獄斬以徇而釋其餘自是縮頸屏氣無敢譁言于道者則又脩起學宮立孔子象春秋釋奠屬邑民之秀者習禮樂其中然後大其治所重門洞開堂奧靜深舍群吏於東西兩廡積藏勅書於門之樓上決事之室燕體之齋犴獄庫庖庖漏皆具爲屋若干楹高明壯麗稱邦君子男之居乃伐石圖文字刻示後人而移書二千里屬余文



以爲記余曰宋受天命宇內晏清際天軼海無一夫嘯  
呼之警地大人衆邑屋相望大家巨室特起乎神州陸  
海之中粟窖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達之道神林鬼塚浮  
圖老子之宮接軫乎山區海聚之間甕牖繩樞桑麻果  
蔬之壠連屬乎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可謂盛矣靖康之  
變極四境所環米銷火燎無尺椽寸瓦之遺一時君子  
避讒畏譏取具臨時通都大邦侯牧之貴往往編竹爲  
障僅蔽風雨今宜在江左窮處不足以資進取爲名譽  
則靡靡然日入于壤固宜邗令之來以爲縣令百里之

望不可與吏民雜處此土也然不以勞民先是諸惡少  
之從盜者官錄其資沒入之獨空舍數十區尚存巧僉  
工撤取之凡棟楹樑楠蓋瓦級磚之具皆出于此落成  
之日邑人不知材用之所從不見役使之及已流逋四  
歸樂生興事市區賈肆民居客邸閭閻相接漸復其故  
則夏治酒稅增立垣屋程課入室姦偷悉有方畧奴其  
羸十倍嗚呼鄧令端友可謂能吏矣余嘗謂喪亂之後  
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非天下之豪傑不能振起學士  
大夫圖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持之操奮其憊于瘡



殘推敗之餘乘時就功無厲民駭衆之煩而一日之作  
軼于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故地可復而有也而况于  
一邑乎鄧令諱庾延平人端友其字紹興癸丑歲十一  
月晉陵孫覲記

戒石銘跋

曾紆

今皇帝踐祚之六載親遣忠信不欺之士使于四方宣  
諭德意且賜以太宗皇帝戒石銘俾刻諸庭石置之坐  
隅臣等踴躍承詔再拜俯伏不敢仰視恭惟太宗皇帝  
山之塗炭躋之仁壽方且兢兢業業申戒有官稽之于

天諭以禍福聖人之德于斯人也其至矣然雲漢之章  
被之琬琰而乃露設于庭不便蓋障者蓋必欲爲守爲  
令者廉正在身惠愛在民仰而戴天俯而覆地無所餒  
于中焉然後如斯石之安也今皇帝仁聖文武再造王  
室悼繼緒之多艱念中原之未復憂濶黎元惻怛哀矜  
命使四出詢問疾苦又以祖宗訓告之文錫之羈邑使  
造次顛沛不忘戒懼非甚盛德何以臻此有土之臣其  
夙夜兢兢業思所以致政平訟理之術使吾居可紀去可  
思庶幾有古循吏之風仰副聖訓萬一有異于是天寔



臨之可不戒哉臣紆等誠惶誠懼不勝犬馬謹拜手稽  
首識于末紹興二年右中順大夫直顯謨閣知撫州軍  
州事兼管內勸農事江南兵馬都監賜紫金魚袋臣曾  
紆謹啟

見山堂記

黃次山

臨川魏治見山堂者雖未成所建歲月然其爲登臨之  
勝前賢詩章猶可尋也中間改山爲遠旣失其名近歲  
又壞其屋人皆惜之終未遑復也紹興十一年廣漢張  
公澗字遠昭來守是邦推其所以事親理家者力行之

曾未數月吏得職而民向方前此吏之所當譁而未遑  
者悉舉焉若倉若庫若務若城諸門風示千里煥然一  
新然力不役于民財不加于賦也明年五月復見山堂  
丙寅堂成矩矱壯麗與客落而記焉客曰君子以山比  
德者靜止之謂也不靜不足以盡性性盡而明生大學  
之道也公以庭闈在遠諗于朝未許去遂畱家人侍側  
而獨官于此翛然燕處自事其心于靜止之學所造深  
矣由是教條設施翰墨遊戲旣復見遠爲見山又易懷  
謝爲晞顏致知格物乎堂皇之上論世尚友于古今之



際政成學優其去是邦而羽儀天朝也不遠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公其有焉豫章黃次山記

修崇仁縣治記

鄧 輞

建炎三年冬車駕幸建康六軍扈從隆祐太后沂流如章貢師次臨江遇金人殿軍負逗撓罪未有所歸鹵掠旁境明年正月戊午犯崇仁火官廨民舍十八九唯丞廳僅存因以爲治事所累年沿襲不革庭廡湫隘出入輦轂旁午不肅以至簿書守藏皆無府庫管鍵東里盧侯壽朋以紹興十年十有二月奉天子命爲是也求民

瘼訪弊政越明年得甚不可者廳事前纔六七步投磔辯訟日以千計吏民錯躡駢肩鶴立蒸炎則時有憤悶仆踣雨乃淋漓汗淖不堪舉視侯急病此以告僚屬也前政得無以遷徙厲民而憚爲乎今病若此而不理其待何時倘因其利而爲之暫勞永逸何厲民之有乃間行視縣治披荆蕪盡得故基所以風喻于衆以下人心可否於是聞者欣勸咸便之府史胥徒各宣其力匠師工役執斧柯操畚鍤和會于庭者日益加衆自秋徂冬工逸事遂初無枿櫨椽椽之飾旣成而輪奐吏民



諸色黝聖競以華麗相高非侯意也以十二月三日徙于此舊碑所識焚剝不可知凡府庫吏房門觀堂序秩次所在悉咨之者年仍故無改作別列于碑陰庶足徵於將來於戲侯以守土惠愛未嘗以私欲干人故經營之始倡和樂赴如家事蕪蕪弗吹馨鼓弗勝而罔有懈惰管衛文徙居楚邱魯定新作雉門兩觀詩傳美褒焉今邑比有年加吾侯爲政吏不得肆其姦民力由是少寬其版築也以水昏正而裁事得時制例在可書庸能

已矣乎紹興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記

鳴琴閣記

鄧 輞

天下事有至難非常才所可辦者惟將百萬之師與宰劇邑必聰明有餘而智謀出等夸之上乃堪焉崇仁廣袤數百里東北接豫章臨川縣治在焉民乃率循西南薄虔吉俗習健訟自建炎兵火後盜賊繼踵牒訴日滋作邑者雖時有高才特達皆始勤而終怠暫張而旋弛紹興十四年大梁鄭侯爲令尹侯華腴大族洞達政體蒞事嚴明剖決是非叱咤而辯人服平允明年大作學舍収其羨財爲閣於臺門之西題曰鳴琴下瞰邑水東



注極目如練南眺巴山隱隱若在畫圖中當其休浣與僚友賓佐娛游笑詠彈琴舉白於其間舒懷滌煩示以閒暇而縣務益理先是有猾賊冒唐乾符中大盜姓名以恐動遐邇往來爲數邑患帥司屢遣將合數十縣討之數年不獲一級侯伺其隙遣數十騎往取之盡函其首上送所司如探囊中物其他發擿奸伏盤根錯節逌刃而解皆此類也於是邑人號稱神明此無他蓋能以靜制動以逸馭勞而精神智慮不渙治困憊於簿領米鹽間耳然則名閣之意豈慕言偃在武城宓不齊在單

父哉按圖經唐縣令元子哲有遺愛碑今亡而跡不可尋皇宋太常博士爲縣時創浮梁以跨巴江有善政至今民指爲遺愛而無碑識歲月事與時遷徒惜將遂湮沒焉今吾侯有善政惠此邦願以是閣托遺愛於將來而書其梗概亦俾來者知閣之深意不在彼而在此也

新建提舉司記

宋陳孺

國朝監司之制視前代爲詳備一路財賦轉運使總之一路刑辟提點刑獄總之猶懼其有闕也又爲之制提舉之官凡摘山鬻海之利常平調役之法無不該總所



以生財止刑與漕憲爲唇齒之輔者也而均謂之監司  
其事則互相糾察皆得達其權則漢之部刺史唐之按  
察採訪使也近世以來提舉一司離併不常而官廨吏  
舍亦與時而遷徙政和之初茶事撥隸監司而置局于  
豫章至宣和末諸路始各置使而以提舉茶鹽公事爲  
名建炎之初豫章殘毀於是徙居宜春又六年而徙居  
臨川旣而詔罷經制以常平併歸一司紹興十有五載  
始立定制而以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爲名其任用寢隆  
事權日重而自袁來徙止寓臨川之僧舍湫隘囂塵不

可以居前後數公欲更張而一新者屢矣類皆難於創  
始而欲爲之者則又慮夫爲未必成成未必速是以稅  
駕茲地幾二十年而未復承平之舊可勝嘆哉提舉劉  
公擢自湖湘移節江右時朝廷慎重茲選曠年無官又  
憲車虛位兼領祥刑下車之初事如蝟毛公從容談笑  
辦治頃刻風采一振羸邑肅然一路士民相繼有請曰  
臨川古郡諸路要衝本司頃年蓋嘗論列朝廷從之許  
於廣壽寶應兩寺置司案籍俱在可覆視也公於是審  
曲面勢畫地成圖蒞事置廳燕寢置堂舍以居吏次以



延客凡數十百間纖悉備具工人按圖而爲之不敢增損逮其成也門觀崢嶸廊廡深邃窻戶玲瓏垣墉繚繞觀者咨嗟嘆服謂前此未嘗有也夫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邱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公生於華胄少長京輔雖未嘗學爲百工之事而耳目之所聞見胸次之所蘊畜遇事輒應如火取影宜乎規模宏妙出人意料也嘗論君子之營宮室其義在於隨時時乎可爲則蕭何當困乏瘡痍之後而營未央宮時乎不可爲則宋平公築一臺而國內之民多怨今是司之作也經始辛

未臘月之朔而成於次年孟夏之晦凡百有五旬而工不告勞自一椽一瓦總而計之以至圻壤丹漆用度不貲而民不知費豈非因餘財以用餘力得其時制而百姓悅之歟工役旣畢民大和會公率僚屬及州之寄客以落之顧謂孺曰古人疏一池葺一亭文人勝士猶且相與記述傳之無窮而况一路之政管轄于此詎可無文字以記成績乎子其爲我記之孺郡人也其敢以不敏辭故輒記其年月日紹興二十二年四月之晦日也

守節軒記

宋王 柎



有唐魯國顏公文忠孤忠之節守之以死了無難色可謂無負於君矣千載之下聞其風者當何如哉予雖不肖寔所欣慕故撤堂後破屋數楹築以爲軒取公之語名曰守節庶幾有以彰區區景仰盛德之誠來者幸無誚焉紹興二十九年五月初吉假守元城王秬叔堅題

樂安縣治廳壁記

宋謝良齋

西漢豫章有縣十八在今爲信饒南康洪撫建昌臨江袁瑞吉贛南安之地而爲縣六十如南昌廬陵古皆一縣而今皆別爲四雖參錯可疑未必盡如是而大較

古一縣卽今一州今一路卽古一郡是古一守十八令今則有守十二而令六十矣顧今縣雖不若古之廣而治之者未見易於古豈其戶之衆寡事之煩簡與夫淳澆相反而致歟然謂人才之難則雖古亦病之官之民宰者戰國之上其人幾何不能盡必子賤也漢而下其人幾何不能盡魯恭卓茂也之人之雄跨古今亦必如宰相之有伊周房杜輩自然特出於世不可易也紹興十九年江西路部使者以撫支縣崇仁疆境猶大山藪劫掠之盜難制遂請諸朝析其三鄉樂安忠義天授及



外析吉州永豐縣之雲蓋一鄉別置縣名曰樂安有令  
有丞有尉而簿酒稅皆丞兼之未幾以民訟歸雲蓋於  
吉既歸則力辨越六年而又得之由置至今更令之政  
立聽事之廳卜築於舊令魏彥林公茂之時而壁未記  
也三十七年春正月南城王植長彥公勤廉直來居之療  
民瘼惟恐不及桀黠吏皆憚莫敢肆其政善如川之方  
增乃石于壁間書前任人名氏將牽聯來者嗣書之俾  
諤為之記遂復進其說夫筭記古之縣皆廣於今則今  
之人用其才自當有餘知才難者古今所同則必思有  
以卓然自立耻愧名之不自以有餘之才而求白其貴  
名繼今盡如是是宓子賤魯恭卓茂踵相躡肩相摩而  
有也七月朔廸功郎尉謝諤記

婆娑閣記

宋許及之

州縣官以官為遊以官寺為傳舍然非賜環抽手版去  
終三年淹猶得黔突若尉之職則不然東阡有犬吠警  
受截牒引道伺椎剽才得窟穴他文移已狎至轉徙西  
陌坐理區畫井界與警者疊至未履闌內吏抱牘于前  
過庭但一通寒溫出即不顧昵昵語弗信宿田里之事



未艾而送往迎來之禮不敢苟顧意象如是雖其居多  
遊觀登覽之美且不暇爲湖山領畧况欲經營土木剗  
裁勝概宐其難出臨川城北門負郭而處者曰尉舍廳  
之右窪然一池折旋餘十尺疎篠旁映中截脩堤夾植  
桃李分種紅白芙蓉先是尉韓君景達培址于側欲結  
小閣屬解印綬弗果成以委其代薛君子奇子奇垂三  
年滿衮衮無得繼韓志會巨室鉤錄已產請官平章例  
推義錢爲往來費子奇卻弗取請彌堅則曰韓君之志  
成矣隨其授畧成勝概而欄楯磴道猶未備以屬其代

今詹君崧老到官適歉歲賑荒廩乏走無窮處所謂韓

薛君之閣無緣一足跡到明年歲幸熟野老德前日惠  
信服之脫有警析尺符輒至名字浸爲當路知不復責  
以將迎禮郡委趣逋賦受繭稅闔門坐曹不施箠而辦  
頗得休其心於朱墨之餘閣中遂聞屐聲則崧老成韓  
薛之志丹雘煥然矣以問名於予予曰閣之設不過尋  
吏之制韓君有志而莫成薛君已成而不備豈其經畫  
之難亦職未暇耳崧老以終歲無緣一足迹到倏焉韓  
薛之志成了癡兒官事餘便尋梅隱吏故事顧瞻景物



鮮妍勃窣作吟哦狀亦知官閒之爲樂乎予遂誦韓吏部之詩曰我今官閒得婆娑問言何處芙蓉多崧老堯爾而笑請以婆娑扁之韓名成章薛名偉詹名岳長樂永嘉建安人予於薛爲同鄉詹爲同年且同官獨不識韓然尉舍寔韓君創不以既去而猶致志於斯閣其爲人不問而可知乾道七年正月吉日許及之深父記

敏政先生記

宋虞集

古之長邑之官曰尹公大夫民之尊吏治易爲功今選人用舉者聽爲令已更秩陞爲縣或辭焉不聽視古權

稍輕人益病其難又始趨府衙三日吏挾一紙以示縣板帳前若干經總制月椿若干趣如令乃止既視事卽治朱墨楮楮然較財計有無不暇及民休戚若事之當否萬有一專意民事財賦輒不辦吁亦難矣崇仁張侯造官之初余嘗持二說以問侯曰束帶臨民敢不敬厥事獨催科無策奈何侯去而勉於職決積年滯訟累百涉筆平恕多協人意民勸趨之凡材用巨細畧無闕一日侯以書至曰撫部五邑多以險健蒙惡聲今吾邑民樂輸其上訟日少翕然驚奮若可爲善邑近葺治旁一



室如道院願得名與記爲父老雪恥可乎予曰以今人  
病崇邑而侯來未久能使民樂輸省訟而興善亦可謂  
敏於政矣子思子曰人道敏政君子齊心服形近在隱  
奧爾民格化捷於枹鼓因記其室爲敏政堂俾歸而刻  
諸石庶幾來者與侯同志猶感於斯云侯名瀟字仲清  
以通直郎知縣事廉靜自好信惠而不煩蓋優於謀邑  
考也淳熙七年孟秋月朔記

臨川縣主簿廳壁記

宋陸象山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寺不皆有亦視官府

事及其人志向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論也

臨川簿廳舊無壁記番陽張瀛季海蒞事旣久謂不可  
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其上不復  
可考予嘗至簿廳見其廨宇乃京所治也今張君所考  
適首於京異哉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忠謹臨事必敬  
攝縣宰攝郡幕皆舉其職今又攝宰金谿百姓安焉是  
記乃未攝金谿誘予旣諾之矣予迫荆門之役且抱拙  
疾念不可食言力疾記之紹熙辛亥六月中浣象山陸  
九淵記



十以齋記

宋王容

少傅益國周公之世子綸以朝請郎通判撫州事公作  
十以箴送之其目曰蒞官以勤持身以廉事上以敬接  
物以謙待人以恕責己以嚴得衆以寬養知以恬戒謹  
以獨詢謀以僉朝請受而藏之惟謹既至撫州之明日  
則以刻石而寘之聽事之便坐而告于容曰綸不才大  
懼無以塞益國之望惟是所得于過庭之頃可以終身  
誦之者有是箴在旣勒之琬琰以示方來今榜其便坐  
之室曰十以以朝夕瞻仰而自省焉蓋昔有以太常博

士通判昱州而作思軒者矣南豐曾先生實序之又布  
以屯田員外郎通判是州而作見山閣者矣荆國王文  
公實記之思軒猶以職事言也若夫見山之閣則直遊  
觀而已耳而因二公之文皆得以自託于不朽今綸不  
敢墜益國之訓而願比于几杖之銘蓋已異夫所謂思  
軒而又非見山閣之所敢望也子其爲我記之余竊惟  
少傅益國公以學問文章受知孝廟以篤誠忠懿弼亮  
兩朝凡見于彌縫輔贊之間而著爲清淨寧一之教者  
皆十以之餘也名遂功成乞身歸老又以其平日之所



試而已效者而誨其子蓋得夫古者教忠遺清之意矣  
而朝請能守是訓奉承惟恪以刻石便坐爲未足而又  
以名其齋與書紳同意較夫飾池築築臺榭以事耳目  
之娛者又不可同日而語也當求夫文之似王文公曾  
南豐者而記之余何人哉而朝請之意愈堅蓋至于再  
三而不可辭也則又竊自謂因益國之箴而姓名或者  
以附見于不泯則又所不敢固辭也夫天下之事衆矣  
得其要而齊之則如挈裘而振領焉記曰爲天下國家  
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寸以之箴自蒞官至詢謀其

別雖十而其要則一者何也曰誠也朝請以是名其  
齋而行之以誠當世之士有不願其能世益公之美者  
哉因秉筆以記不果遜避云慶元四年正月甲子環澗  
王容記

崇仁縣稅苗則例記

宋范西堂

仁政必自經界始古之格言也紹興舉行是法厥田有  
上下厥賦因之輕重之差井井不紊越時浸久簡牘滋  
逸名無所考訂而布縷粟米之征一轉移於奸胥之手  
等色貿亂多寡舛錯損益惟意日積月累或相千萬甚



者田也而稅復存人逃而籍不去公私俱困此寔基之  
載稽版籍夏而稅秋而苗自蠲除外總寔催之數稅以  
緡計凡五千三百四十有六紬絹絲綿布麥各視其稅  
有差苗以石計凡二萬八千三百一十有一正耗加苗  
之十一義倉視正耗損其三屯田視正耗益其三而省  
莊不預焉郡之義倉取於總數之外謂之重坐往往徒  
存虛額適滋吏奸異時蠲豁夫豈無人茲不登載惟省  
莊之田昔自臨川割屬茲邑轉移之際官失其籍民因  
欺隱歲人無幾作邑者病之或請於上均數民田之內

少寬邑計至于今民田入租已加什一而省莊之催如  
故奸吏又從而出入之噫甚矣予謬當邑計私切憂之  
早夜以思務滌吏蠹試摘往事一二以詰吏計窮吐寔  
奸莫可逃於是簿書之懸隔戶口之僞增貧民之虛稅  
省莊之匿租者一切釐之正之總記戶五千有奇而未  
竟一時賦役似稍均平然本原未正他時弊必自若也  
今考考顛末開具則例一從經量舊制對數收退如指  
諸掌長安以下四鄉其田之等有九稅自十一文四分  
至六文六分苗自七升五合至二升七合每等所降稅



以十分而除其六苗以十合而除其六穎秀一鄉其田  
之等有六稅自十文四分至四文五分苗自四升至二  
升四合早晚二色每等所降稅以十分而除其七苗以  
十合而除其四惠安一鄉其田之等有四稅自六文至  
四文五分苗自二升八合至一合九合早晚二色每等  
所降稅以十分而除其五苗以十合而除其三其他如  
園鄠山池之稅省地屯田之租各有其等燦然具載纖  
悉不遺雖老奸巨賊百計謀以沮抑之勿聽也命江勒  
石以曉鄉閭以○使吏不容奸而來者有考雖弊

仁政或者其庶○嘉定十四年十月望日記 至十六  
年歸併一萬六○日戶

梅隱堂記

宋何月湖

崇仁尉廳事之○舊有亭曰梅隱秘書郎夏旻斷碑可  
考後夏亭爲堂紹興丙子林黃中栗作尉余以邑子嘗  
一登堂舉酒賦詩歲久堂宇摧圯慶元初楊尉乃就其  
址結茅爲亭四圍植梅似亦可喜而湫隘沮茹不堪領  
客又久之盡圯來者寄寓東偏有同過客夫尉之職於  
民最親昔人綵棒示威觀瞻亦當嚴肅今跼伏苟且如



是臨事亦有愧矣三衢舒君若拙到官之一年謀之邑長訪之寓公得已成之材建爲正堂三間與廳事相直東西兩腋環以兩廂大畧如私室之縝密中一間則雅飾寬潔潘令君方爲扁梅隱堂三字還復其舊餘力所及葺理中外之門增新閱武之場皆極整辦君方壯年小試才具每有能稱他日設施不又有大者乎君以己巳之夏視事庚午之夏兩月辛未之夏兩月先後所建如前于申之夏將去矣余所賦梅隱之詩君乃能刻寘壁間故爲記廢興之歲月而加勉於重建斯堂者然嘉

定壬申四月中澣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臨川縣開國伯何異記

扶春亭記

宋袁燮

管黃太史見張仲謀家醪醑委地作詩曰煩君斫取西莊柳扶起春風十萬條余來臨川目官舍之傍光華堂之北有遺址焉其前醪醑數本猶茂問亭名知爲霜蕤蓋因花而然亭之廢當嘉泰二年後八年常平使者王公頤間取材肝江欲爲而不果又二年而予至纔兩月花之舊架復摧折狼籍蔽地有感於黃翁之詩乃因王



公樸斲之材稍曾益之築亭十有四楹榜以扶春又新其架而長條之委地者皆收拾附著其上舊觀復還嗟乎物之興廢豈有常哉扶之則廢可與置之則終不振內取諸身筋力不彊則以杖扶之血氣有偏則以藥扶之外取諸物屋之欹也扶之則正隄之壞也扶之則堅推而廣之省耕省歛是補是助所以扶農人也薄墾市之稅寬關津之征所以扶商旅也發政施仁必先無告所以扶鰥寡孤獨也進德者亦然警策磨厲勿怠勿昏所以自扶也窮則自扶而獨善其身達則推所以自扶

者力撓斯世危者扶之使安弱者扶之使強衰者扶之使盛邦基以立士氣以伸公道以闢扶之爲義不旣大矣乎此花香潔可愛而厥榦弱力不勝繁柯假於扶而後立花之精采亦由是發越著稱於世扶使之然也而可已乎客或問曰春秋冬夏俱爲天時子獨屬意於春何也曰於時爲春於德爲仁仁人道之大端也民之生養物之發育皆吾仁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我朝之結人心也亦以仁施恩寧厚毋薄用刑寧輕毋猛扶我邦家惟恐傷之春風和氣洋溢宇宙祈天永命實基于



此厥今剖符持節之臣可不深體朝家立國之美意左  
右而扶持之歟惻怛以念之慈惠以養之母峻刑母暴  
斂使吾民四時之間熙熙然常如春臺之登不其休哉  
吾以扶春名亭蓋欲扶道俾勿墜耳客曰子之言然於  
是乎識之嘉定五年八月丁丑四明袁燮記

仁壽堂記

宋危 植

嘉定十有五年歲在壬午冬十月皇帝書仁壽堂三大  
字賜知撫州王槐粵廿有六日下于郡槐恭率僚屬迎  
東門外厥既受命乃稽度于治之中與顧舊宇不足稱

天語諷工選材一新厥度廣邃崇偉勢屹雲漢  
日則以書言于臣植曰夫民仁鄙壽夭皆上之所化方  
今聖德如天罔不惠孚薰蒸染和民以迪止而寵嘉之  
命顧及下臣槐槐俛焉震懼罔知所承竊惟倬彼雲漢  
下飭偏州則撫之殊遇也願紀盛美垂之無窮臣真食  
土之毛寔同天澤又嘗職忝論譔詎敢以辭仰惟皇帝  
陛下儲神鑿鑿俯念元元蓋欲一視同仁而入荒其壽  
域也是賜之侈豈私于撫哉蓋天地太和之氣彌滿六  
合而嘉禾同穎麥秀兩岐獨瑞於一方者非氣之偏特



形見於所鍾之地爾而其地之所鍾則因人而發也今  
侯之蒞是邦也於令無煩於教無怒於刑無暴於事無  
壅治未二年民懷生矣帝用嘉之義畫堯章於焉寵錫  
而撫之山川蒙被照耀誠千古之未有亦何啻瑞應之  
獨著於一方哉雖然錫堂之名以侯而錫侯之意以名  
因侯錫名君父之恩也因名承意臣子之義也易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乾天道也君道也天賦性命于民未  
始不正君迪性命于民未始不欲其正而民不以心官  
其身而耳目官焉則非正性不克保厥生而厭溺燬傷

觸刑辟以自斃則非正命此所以分職于下而使任政  
教之責也侯其對於明訓無怠而繼是以來者省思堂  
之所以名則撫之民戴吾聖君賢牧之賜曷其有極嘉  
定十六年三月望日朝請郎新權知漳州軍州事臣危  
真謹記

寶慶脩復經界記

宋 潛 敷

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爲滕君言也又曰暴君汗吏  
必漫其經界爲列國之君吏言也古者有民有社通謂  
之君有天下者謂之大君荀子曰君者善郡也善郡者



善生聚人者也秦人廢侯創守郡邑官率以吏稱墮井  
地開阡陌吏道渾而君道泯矣古諸侯世守其國我疆  
我理猶有慢者去古逾遠生乎今世縮銅紆墨滿秩則  
去寧作兒癡耶夫如是則父母斯民之任大君專之無  
怪乎上有仁心仁聞而澤不下施也而况率理遵法者  
罕汗且慢者滿目仇眎其民征蓋賦脂遑恤瘼瘼賄入  
賂馳式遨以嬉其於經界夫奚爲雖然亦假而行者矣  
設局研夏疏籍并畚旁搜詭挾密召口訐和買額虧遡  
索於既往流徙戶絕抑填於無業逮夫囊橐索羨欲滿

意弛不俟終更已成迤邐嘻其不仁甚矣國家妙簡令  
長惠字黎元紹興經界王政之行天下爲公百年利澤  
其已久矣版漫籍佚吏舞民玩書致率不繇格式所至  
風土以歲入稻稔穀斛計產貲公私俱瘁時當變而通  
之比年惟婺女天台諸邑以漸規復歷時始就艱哉爲  
力也議臣申明令甲推排爲先責之令佐而應令者亦  
鮮撫之金谿令長數易邑事多攝版籍蕩然庫帑赤立  
有年于此矣來者束手欲去無從章君勸自詭而冒臨  
之既下車駭事體之大謬咎傲謀之不審廩廩挾過未



幾推排令下乃進耆老而諏焉咸曰非經量不可亟請  
命于廟堂於是稽紹興之故規參婺台之近例僚友叶  
心鄉官効力周行畝澮親展尺度揆量既定簿正一新  
比前日之欺隱虧欠並寘勿問一毫不以取焉鞠躬盡  
瘁亦既勞止經始於丙戌之仲冬竣事於戊子之孟秋  
始有疑中有撓旣而疑釋撓解民歌於社士誦於庠庶  
幾邦君之仁者矣於是有了口田簿五百三十有三魚  
鱗圖四百九十有七簿一千有六橫結簿五百有三擺  
算簿五百八十類姓簿四十有九編併簿五十科折簿

百稅苗簿百役錢簿 尺 鄉仍礮十碑度地於海之

東偏爲屋三十有四楹宏敞巉巖閣以貯籍扁曰經常  
堂以植碑扁曰仁政大坡李公爲之灑翰上幕嶺峙于  
前卓筆峯拱而右錦繡堆舍暉內秀占溪山勝處旣非  
爲遊觀設姑畧之章自國朝以來世有顯人嘉定間其  
先正參大政華宗賢胄典刑有在才力可與有爲敷曩  
宦於浙東西兩嘗僚焉索居薌溪之濱密需雲錦之次  
三邑疆理寔聯屬士友往來聞其事甚覈此記之所由  
作也紹定二年三月旣望奉議郎知饒州安仁縣王管



勸農營田公事潛敷記

治事廳記

宋楊寅翁

邈守古之諸侯宮室有制其出政聽事之地宜高明宏壯以觀吏民而尊侯度撫州常衙廳歲久朽弊凜若壓然太守薛公師旦寔始改作隆于其舊既成使寅翁記之君子之居曰必葺非獨其居然也自治心脩身推于爲政無一日不省則其居安然古之人未嘗不重用宮室之等禮有常數作之合于時制則歌詩焉不合春秋書之有地與民宜致力者不得以儉况于朝夕卽焉以

臨其人而坐于撓楹腐榱之下因循而莫革是豈稱夫禮而邇何以言政蓋撫壯州也四方冠蓋交出其途煩于應接雖能者猶不勝事五縣賦入祿吏廩兵之外轉輸相屬以餉沿江之師上下以錢粟相急于興壞改舊宜有不得爲者公之爲州甚勤于政而以儉治財惟勤故能暇儉則無不足于是以治政之餘力不妄費之餘財以舉是役公又朝夕指授其間凡役之人必勸工無遺巧夫土木之事公營之如家則政之大者悉其心焉可知也自今賓客之會覲屬吏之受事登降出入改視



竦色後之爲政者省居處之尊嚴以及其寵章命秩思夫選侯殿邦之重必圖所以稱之觀今之造功興事偉然度越于人因以攷其政之不苟孰有不勉者旣又治齋與亭以思政訪事裒賓客之益且以自休其勤皆治廳之繼事也役始于十月之朔成于正月之望糜錢若干萬若干千而羸民不與知是可書者雖然寅翁屬令也孰能信其所以書者夫間乎州與民之交者縣也有征取率以屬縣則任州之求者必令知其果無求亦令也茲役之不費民是爲賜于縣而可無書乎令于民最

近然往往不得厚于民爲夫州之不親縣也公之遇縣賦之有課程其所能訴其所不及亦可謂紓縣而親之者不但親其民也公永嘉之薛也薛氏之學始出安定胡氏後宗程氏叅以南渡諸賢之所傳本末具舉故中興之夸難附荒淳熙之制邊理劇公之先功德在民爲多則公之能政是講其家學之素也一日必葺脩身省政之推也故書之詎以夫一營建之美而書之又豈事焉而書以爲悅者哉寶慶二年二月朔朝奉郎知撫州府宐黃縣事楊寅翁記



樂安重建縣治記

宋真德秀

樂安之爲縣八十有四年于今斯民蒙累聖涵濡之澤  
休養生息日庶以蕃爲令者得與田里相安於無事紹  
定之二三年不幸盜發鄰壤蹂寧都燬宐黃藥間擣虛出  
吾不意於是信安張侯涓叟之爲宰未閱月也報始聞  
侯命勵射士糾民伍僮集而寇大至吏與民四出以避  
其鋒寇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飭守備以全吾民則  
請于州丐罷去邑人之聞者曰邑之令賢令也其可舍  
諸則相與白州求侯遷故官侯曰民不舍吾吾亦不忍

吾民也顧無屋以居柰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  
也令而返吾請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柰何  
曾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返吾請致餼粟之助郡太守  
黃公炳嘆曰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以衛吾民  
則命發銳卒五百戍其境以壯邑之形勢侯迺還治其  
人遺民之脫於鋒鏑者亦扶老携幼以歸侯究心撫摩  
若已恫瘝凡六閱月里廬之殘燬者寢復呻吟者寢息  
而縣廳治事之堂燕私之室亦相踵以成蓋糜錢緡五  
千其凡出於陳氏而衆又叶助焉方侯之遇盜也縣民



右繫于獄者盜問之民給曰非令也侯遂免管高柴嘗  
別人既而以難出奔其免已者乃前之所別也蓋因罪  
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所以免而孔子之所以嘆也  
張侯之釋於難其亦若是乎至官府之營建又一惟民  
是賴焉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今未嘗有異  
乎古也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古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  
則謂禮樂教化不足善其民者固繆而以珥筆之名醜  
江西之俗者又益繆也縣治故有堂名不欺侯復其舊  
扁曰處于中思所以答民之望而書來請志本末余謂

侯之至官亦暫爾民何以知其賢而免之又何以知其  
賢而經營其居若不及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  
夫侯天資恪實踐履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  
以答乎民亦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言無妄者誠不  
欺其次也蓋無妄者天之道不欺者人之道悠久不息  
則人而天矣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已斯不欺於民民亦  
不忍欺其上矣此予之所望也若曰發摘以爲明驚擊  
以爲威而欲民之我欺侯固弗肯爲而繼侯者亦當知  
所擇也陳氏名子昂以恩授迪功郎曾氏名辛承直郎



侯令承議郎黃公炳今提舉江西常平兼知撫州云五年十月癸巳建安真德秀記

記廳記

宋李監簿枕

撫爲吳臨川郡晉宋以來封建親王內史王逸少謝康樂實行太守事隋平陳改爲州取撫安之義易今名唐仍隋舊置刺史大歷中顏魯公蒞茲土三人者後先相望賢矣哉州治規畫乃出危全諷手繫年月日而不紀姓氏有記也當是時唐室微弱政在朱梁巢寇猖獗蕩無綱紀爭相雄長俗不古若爲刺史者猶能披榛剔翳

厭偏卑更夾境去兵燬瓦礫之場靡震揖吳朝辛附癸翁受溪山複壘之勢治行固不敢望三賢髣髴而其經營用志之勤招懷亡散興緝圯壞亦治世之能吏賢者以其政能者以其勞政與勞俱不容泯此廳事之屢易而題扁惟舊存古也繇唐末天祐甲子距我宋建隆庚申聖人出四海一向之治廳閱五代五十有七年尚屹立無動搖嘉祐裴公材始撤而新之治平錢公暄又增而葺之紹定黃公炳復從而重建之上下三百三十年更三太守卒不能加毫末智慮增損其故址是則全諷



亦非因陋卹創者夫物之廢興莫不有時而常繫乎其人能爲時者人也魏守所以承流宣化致之民郡治所以據高敞虛臨其民儀門旁列有戟也戒石中立有銘也文臣七條御製也細書十行宸札也祖宗申勅如是之嚴吏民觀瞻如彼其肅昭昭乎若上帝之臨汝非令壯麗何以示尊主庇民之敬心哉自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輕第知囊匱鮮克興植往往視州家爲褒城驛間有振厲不過侈寢處以凝香飭厨傳以沽譽緩而不切豈繫有無惟軍器監簿黃公則不然公餘杭人宰萬

安以捍寇功遷撫守居亡何握節兼州歎治廳頽圯慨然語寮屬曰此屋突兀今將塌矣幸城築竣事不更新懼亡以貽後亟鳩工取楠梓之長者經始於五年之冬成於六年之春錢費三百餘萬米七百八十餘斛悉出帑廩絲毫不病民廳柱合抱樑棟楹稱是不可不謂之能且賢手斧斤收聲心勦形瘝不及享其成惜哉且人之賢否見趣各異不能者無補于治賢而能者志莫之竟枕以是年秋銜命守是邦惜前人之志未遂不數月役匠掄材粉飾丹雘又念廊屋支柱弗稱如寇賊如屢敝



於是新兩廡夾而翼之以見一日必葺之意昔端平元年權知撫州兼江西提舉李杲記

臨川重脩縣廨記

宋 徐鄉子

臨川縣廨創造始末見之前記已詳余未之官時得林君侶之所寄石刻讀之差強人意暨到縣見其規模宏濶堂奧未完卽東廳爲寢室淺隘疎陋外不逮所聞然由外門樓以至正廳穿廊中堂東西廳皆鼎創新潔棟椽榱桷小大各當甄甃礎石精粗悉稱門扉戶牖莫不壯麗雖庖湍之所亦不苟問之則曰前宰趙君必英所

爲也後一堂獨簡樸尚古然亦堅壯林君所建也前者規制太廣俾得究其心必不止如今日之觀後者斂而小之是已或曰又苛爲太簡之論雖然不爲於前有美弗彰不記於後雖美弗傳二君均爲有功於是邑也癸丑冬余至官之兩月卽募工師求木於它邑甲寅首創堂屋三間於東廳後爲舫齋通之堂後闕官衢爲內省軒闕西廳外隙地爲圃臨荷池結束小亭名以淨植前數步立愛芳亭植花卉桃李居多亭前披荆棘得古桂兩根梅三樹中築臺高及仞前爲曲徑傍南起舫亭扁



曰橫舟花竹屏蔽於前若無餘地更進一步盤旋若塢  
益有涵蓄氣象造藏春亭亭在明清堂後犴戶內外爲  
之一新余眎前尹二君無能爲役一日必葺粗無愧焉  
雖然苟完矣亦弗克塗丹雘如內外廡之宐葺東西戶  
之宐闢入門之塗徑宐砥樓前之閒地宐亭有其志無  
其力又迫於歲月而弗及竟克而廣之葺而備之尙有  
俟於後之君子寶祐丙辰臨川令上饒徐卿子記

重修添差通判廳記

宋 趙與軻

國朝員外司馬率用有朝蹟者重其選也席未煖旋復

召擢凡居是官視猶傳舍大江以西撫爲巨鎮端平初  
始置是員今夏入正峩峩峩峩蒼蒼汝水泱泱清風明月同  
坐而平分之名勝相望繇此而階通顯者衆矣艷舊無  
解多儻舍于通闌帶闌中後卽子城東畫錦驛爲之驛  
又素隘殊虧規制歲久弗葺弊益甚焉前政常博汪公  
記述其槩且曰他時必有能使所居廣大者適監簿趙  
公輟從班著來蒞于此公生長相家不驕富貴居官綽  
有可紀識者躉之甫視事目擊斯記銳以一日必葺自  
任迺白于郡議所以增新之時太守秘書是齋葉先生



七少所記  
亟俞其請相以金穀無靳色公又捐事例劄俸餘鳩工  
度材差時擇日重脩治事之廳東邊添築三間廊廡稱  
是廳扁曰志隱由堂及序輪焉奐焉微而庖湍莫不悉  
就條理繚以周墻前擴小圃植花三四本種竹數十箇  
可以奉萱闡輕軒之樂可以適棣萼對床之安退食自  
公左圖右史樂天從容吏隱之勝宜與儷美是役也經  
始于淳祐壬子之夏五迄是年中秋而落成明年春余  
秩滿告歸辱俾識其顛末因念曩歲汪公被召余嘗代  
庖今覩趙公之盛舉又幸不幸汪公之始望故併疏之

以垂不朽云趙公名濂字元禮長沙人寶祐改元仲春  
朔魏文學掾金華趙與軒記

### 五峯堂記

宋家坤翁

州宅西南隅有堂嘗扁曰遠山亦曰見山跡其規勑蓋  
在南渡前歲久弗治勢將壓矣他日過之顧瞻咨嗟曰  
太守止于其所而得大觀虛明昭徹舉目無際顧不矧  
歟遂作而新之息焉游焉仰觀俯察高下煥發奕奕具  
有神氣衆皆悅之曰幸哉太守肝肺邱壑否則崢嶸在  
望熟視弗覩矣郡城以五峰爲勝會沿南豐句扁曰五



峯衆又悅之曰何遠非山何擇非見五峰我有磅礴我  
前表而出之名實稱矣噫太守考斯堂扁斯名登臨覽  
觀而已乎夫曠然而坐馳悠然而遐矚於蕩形體遺忘  
事物長吏盡分勤民者固弗爲倘舍彼取此玩物忘理  
復効人辟愒日顧景其歸一揆然則登斯堂覽斯民可  
弗燭厥理與五中數也在五行爲土其體靜寄于木火  
金水常不失其中九疇自初次九各陳其事類其物惟  
五皇極不膠于器惟著其理者蓋以虛融寔以一權兩  
以靜周動故能合萬事萬物會歸于大中五行以五運

其四而天時叙九疇以五用其八而人事修此三極之  
通理也太守任四民之托坐五峯之中簿書期會獄訟  
金穀四面攻之焚乎萬端睢盱叱咄叫呶喧囂糾結纏  
繞不間食息倏歛見山蹙得解縱游目騁懷志得意滿  
精義密理叅前倚衡可以紀事物主志氣鑑人僞而酬  
酢擾膠者則情不復省動于利害貳于得喪蔽塞于血  
氣中正之理存者幾希識諸堂扁揭諸屋極仰首面稽  
觀象玩理庶知所警悟矣豈惟然哉孔子登東山泰山  
小魯天下者何也小大一理遠近一本推而致之同此



觀也同此心也今吾隱几默坐尋丈千里小而一心大  
而四體近之一州遠之四國吾視此身如視此邦吾見  
五峯如見五嶽此理此中隨寓隨著其所以矩上下前  
後左右者乃所以準東西南北四海也非曰能之願學  
焉至若孜孜于美景眷眷于賞心則非吾志也非吾事  
也乃記其說于堂上以此自達復以此貽同志景定壬  
戌仲夏月眉山家坤翁記

明潤閣記

宋家坤翁

魁治地位崇高環臨廣衍麗譙可東望瀛洲可西望五  
峯堂可南望皆極目無外惟北有臺楚望其名後廢爲  
庋閣以寔戎噐自是一隅獨壅塞與三隅之知見不能  
以相流通暇日旣別置庫命開通之補綴繕治因成爲  
閣可北望矣公退周遊四所左顧右盼前視後瞻上著  
下察如寤如醒郡棗云是邦上應于文昌質諸史其星  
在北斗魁前大小明潤齊則天瑞臻嗟乎此正理也今  
吾閣位乎北文昌斗魁實在其上宜遂扁曰明潤非美  
其名欲要其寔夫爲政未有弗燭厥理能施其澤者明  
有窒則潤不能溥吾以此自警庶幾有益于吾事客聞



其言顧而嘆曰不占有孚天瑞且臻吾當竚立候望俟  
星之明潤而爲子賀曰吁子過矣星之明卽我之明星  
之潤卽我之潤多福自求瑞非天產子何從俟俟諸天  
耶俟諸人耶且吾儕惟不求用其智而後足以言明惟  
不自知其仁而後可以言潤欲去而忱存淵停而鑑靜  
故其明不動無所不通其潤不勞無所不徧蓋莫之爲  
而爲者吾之明潤莫之致而致者星之明潤生民之福  
卽上天之瑞吾知存吾忱而已星之明耶潤耶瑞之臻  
耶否耶於我何加客曰善請記其說於是乎書景定甲

月吉日眉山家坤翁記

金谿縣尉廳壁記

宋曾鴻子

鴻子七世祖南豐先生文定公記金谿尉廨之射亭美  
汪君之有志也終之曰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  
未有小不治而能大荆公從而賦詩曰庶民觀禮教群  
寇避威聲大江之西五十四縣而金谿尉廨以文定公  
之記王荆公之詩而增重咸淳四年玉牒趙君時信寔  
來爲尉甚矣其志之壹似汪君也伐鼓插旗柳市水鄉  
退食自公乃撤棟宇而鼎取新門垂五色棒過者乃肅



鴻子之弟淵子爲記之未幾趙君以書諭鴻子曰尉廳有題名記乃嘉定丁丑所彙自陳良傅至郭同然班班可考今欲表而出之以爲居是官者之勸其爲我識之鴻子嘆曰趙君之志何其壹似汪君也官廨之有題名記姓名云乎哉歲月云乎哉蓋有義焉予自兒童立先君膝下今髮已突四十年間猶記太師江公煜之居是官也今大丞相古心則立清班而今戶部古厓則養德於珠玉之淵使他人處之二子絕奇可以自逸而太師公孜孜奉職至今邑人思之赫赫若前日事則植三槐於庭其氣象自超然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表記援之以爲詩之好仁者如此而歐陽子衍其義曰勉其不已之辭也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然則趙君之意其不已者歟望於來哲者尤不已歟鴻子受太師與大丞相及戶部之知遇特甚樂爲趙君記之趙君過廬山而往拜大丞相與戶部焉必曰鴻子之言是也七年立夏日曾鴻子記并書

重建見山閣記

宋林 岳

艸城之中有五峯邑屋鼎居鼇浮龜負鬱然蒼蒼無非



山也其西之特出者于今見山閣見之爲宐閣嘉祐中  
通守施侯建之歲月侵更碑扁僅存嘉定辛未魏侯峴  
重建之增址之崇架棟之壞入窓洞闢周視平遠秋而  
創冬而成謂岳曰盍記諸岳迺從而言曰人之見不可  
以不大見之大坐于室而見四海不窺牖而見天道不  
出戶而知天下見之小井蛙不可以語海甕鷄不可以  
窺天故山雖人所共見然目見者有限心見者無窮奄  
有龜蒙遂荒大東魯人見魯之山而齊人未必見之也  
終南何遜有條有枚秦人見秦之山而楚人未必見之

也若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之見  
與人同而所以見與人異當自其大者推之也今夫天  
下之山不可勝數也出入禹貢經緯職方足履不能千  
之一目擊不能百之一以言乎邇則撫之五縣亦不可  
勝數也其蘊神秀發寶藏出雲雨招靈仙險而難登奇  
而難名者雖曰心乎好矣亦安得而盡見之然而侯之  
于山亦未嘗不盡見也獄市不撓簿書餘閒有閣於此  
徘徊其間晴光遠來藍翠近滴吟管賓壺烟霞共適風  
雨晦明四時朝夕娛樂及時以仁爲的一山之理卽衆



山之用也心如水鏡靜涵虛空凡天下之不可勝數者  
將由是見之而况郡城中外之山乎魏侯好山之意新  
閣之義我蓋慕侯而無斁也十月朔日三山林岳記

潔已堂記

元尹士奇

臨川縣治之後有堂焉前令尹真定史君仲謙書潔已  
二字以扁之可謂知爲治之本矣孔子曰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是可爲牧民之規也予嘗推  
潔已之目有八曰廉曰公曰仁曰恕曰剛曰明曰勤曰  
儉八者之不聞非惟有愧於古人抑且將何以報聖朝

責任之重封蔭之榮哉臨川江右劇邑編戶十萬田賦  
旣重詞訟亦繁清白之譽不易得也史君爲令三年介  
然如一日亦由能潔已爾今余以菲才屬繼斯任旣數  
月而未有德以及民也乃追述史君扁堂之意以自警  
復勒石以告來者云至元辛巳七月日立

臨川縣尉司職田記

元吳澄

制祿者馭臣之柄也重祿者勸士之經也夫君之馭其  
臣而必重其祿何也厚之也欲其有以贍于家則可以  
無所營於私而得以專其治於官也三代而下祿之等



差降殺雖不一而俾居官之人足以自養則其意同也  
國朝之制凡官於內服者月有俸幣而又有廩粟焉官  
於外服者月有俸幣而又有職田焉職田之制通行乎  
天下而亦或無公田可給有所偏頗不能均一上之人  
莫之知也縣之置尉舊矣官雖小而職則要近年廉耻  
道喪貪濁成風資清顯而不能廉者有矣况列庶僚之  
位者乎田祿豐盈而不能廉者有矣况無職田之養者  
乎臨川撫之附郭縣也而尉司無職田齊人張雱從事  
風憲初授將仕佐郎來尉臨川獨潔於群汙之中而其

才又與其志稱明不可欺毅不可犯盜賊息於境胥徒  
閒於庭羈縣之獄訟紛糾未結絕者上官率命之訊鞫  
剖疑無所停滯擊強無所退避審決一一得其當廉能  
之聲遠播乃已雖能守又深慮繼其後者之不能然因  
以臨川尉司無公田之故聞於上撫州路嘗增設治中  
一員後不復設而其所占職田在官行中書省於內納  
一頃爲臨川縣尉職田從張尉請也歲收之米以斗計  
可三百五十有奇郡府易原鄉士饒宗道嘉邑尉自守  
之廉而心公慮遠如是請記其事以貽永久而田之條



段載諸碑陰焉予謂士之廉如女之貞固已分當然之事雖凍餓之迫刃刃之臨寧死而不改節豈顧祿之厚薄哉而祿欲其重則君之厚於其臣也君厚其臣而臣不自勸以報其君者非人類也居今之世而見張尉其人蓋千百不一二予烏乎而不喜談而樂道之乎世亦間有號爲廉者廉於始而或不廉於終廉於此而或不廉於彼廉於位卑之時而或不廉於位高之後廉於得寡之處而或不廉於得多之地嗚焉僞廉以釣名焉耳噫嗜利無恥而直貪者剽掠之寇也若釣名無實而僞

者穿窬之盜也相去不能以寸張尉字志道益都沂州費人其籍儒家也諳吏文習國語已能廉而願人之皆爲廉可嘉已予烏乎而不喜談而樂道之乎

拙逸堂記

元吳澄

宐黃之士樂壽言其邑令李侯之賢可爲今之循良吏初年從事於一郡一道一省以致仕而宰三邑俱有聲稱其於人也惻惻閔恤肫肫惠愛救活其死蕃育其生全性命於天地間者不知幾千人宐黃之政不皦皦不察察子民如慈父母讀聖賢之書喜程朱之說嚙嚙有



味不止涉其藩隅而已嘗摘周子賦中拙逸二字以名齋廬及宰宐黃新葺茅屋三間仍揭舊扁雖於先生未獲識意欲得一語以發拙逸二字之蘊何如予曰君子由乎道義大公而不私至正而不偏無拙亦無巧也自世俗視之則以君子之循理謹守安分無求者爲拙而以小人之肆欲妄爲僥倖有得爲巧耳周子因人謂已拙而賦之以自寔猶陳司敗譏夫子之黨而夫子受之以爲過也若周子所行大中至正之理又惡可以巧拙名也哉且君子廉於取名嗇於取利似若拙矣要其終則有福無禍有安無危未嘗拙也小人巧圖爵祿巧貨貨賂似若巧矣計其後則人禍立見天刑徐及巧固如是乎夫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古有是言也拙者心逸逸則日休巧者心勞勞則日拙經註謂日休者爲拙日勞者爲巧哉侯其甘拙之名享逸之寔逸則日逸拙則非真拙也壽曰某也請以先生之言達於侯侯名復字守道系出女真氏今爲真定人尹漢川尹寧尹宐都而遷宐黃尹年月日記

重脩崇仁縣記

元虞集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  
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東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  
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  
縣歷唐五代至于宋未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  
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  
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  
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  
魯花赤麻台鯁諒始作之良材巨木取足於山層閣崇  
臺從諸故家遺構竹木瓦甍百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

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矣仍  
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瑪里仁甫寔來咨其同  
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有餘力者懽然赴工  
不數月集事棟梁榱桷易其朽腐陶甍土石更以完壯  
高而危者下之以卽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壁輝  
煌黝堊明白儼然高堂寬敞夸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  
上官行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史有受事  
之舍版籍有度藏之室獄宇之嚴固漑漑之細微出而  
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



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土壤平衍無甚瘠甚沃之敝  
故其民安於勞而敏於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於  
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百之利大賈  
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其  
盛時弦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望  
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由文吏國朝以經術  
設科取士屢有其人况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道正學  
作輿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概被朔南遠邇莫  
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

率教令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群良衆善之間哉然  
而數十年之間爲吏者有不暇於爲治豈斯民之罪哉  
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官天台無何而至於此  
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冰雪識事如著燭憂民事如家  
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繁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子入官  
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簿尹  
昌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悞無華相與輯睦以  
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歎豈易得  
耶嘉穀屢熟於田霽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插斷竹而



撫州府志  
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  
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囂哭之徵呼保良善如護生  
芻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直之此皆後至者  
可規隨也余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爲書之

重建撫州萬戶府記

元 虞邵庵

世祖皇帝至元十一年歲在甲戌撫州內附江南既定  
朝廷始移漢軍合撫州新附之軍凡八翼爲一萬戶號  
曰撫州萬戶府治撫州則二十二年乙酉之歲也於是  
築萬戶府於郡城內東南青雲峯之北阜形勝高敞足

以臨制一郡其治廳事有鼓角之樓軍器之庫後堂暖  
廳直舍吏舍庖廡門屋其經歷司廳堂門廡如府治之  
制而外有土神之祠焉周垣以繚之凡爲萬戶者其長  
則明威將軍濶濶出征韶州沒於軍今世其將者其嗣  
宣武將軍黨元反也其次武畧將軍白剛中近襲其爵  
者武德將軍執中亦卒其次紫驢兒一軍之政黨侯寔  
總之覽夫公宇之舊凡六十年腐蠹弗支無以稱千里  
嚴軍容之盛以警動觀聽乃請命行省而作新之凡舊  
有者加以寬好又創作架閣庫內外獄舍又作鎮撫所



之廳事有明樓有門又作立武之祠於其後使淨人守其香火庀役於仍改至元二年丙子之二月成於四年戊寅之九月是年有寇起漳州支黨薄潮陽之境黨侯受命往征之且行致書於予請記新治之作十有二月權府千戶秦漢王脩具事因鎮撫百戶陳思政行縣來速其文焉思政通國語習其軍事予因以知黨侯文雅忠厚治軍紀律甚整遇事明發敏而不苛師律之暇賦詩讀書有古賢將之風嘗告其吏士天子置軍於此邦所以衛其民非所以厲之也吾與吾將吏士卒雜處于

郡縣州里田野之間與其人民壤地間廝屋室參錯貧富相資嫻好相通休戚相承其民出賦稅而吾士歲食焉子孫相從於無窮也脩我兵政戢我戎器以答聖天子寓兵于郡之德意於悠久焉是以其士感慨而輯睦其民懷惠而慎畏封域無桴鼓之警城邑有衽席之安腹心干城隱有不可犯之勢且其軍多富完充寔進退可用遠徼風塵之起輒一用之無不立功著效今潮陽之役漳寇遁散行已凱還矣故爲叙軍民之情而并書之於乎我國家旣一海內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四方無



虞兵措不用况吾撫州山川廣衍民庶柔順而軍府鼎  
立於城池之間有孫讓相成畧無違忤民生受其賜而  
不自知他郡蓋有不能及者矣後之人尚有徵於斯乎

### 重建大廳記

崇仁撫壯哉縣駢山貫江風物繁衍前人之述備矣治  
所據黃洲上流基址亢爽棟宇延袤至元十四年丁丑  
武城有越寇尺椽寸瓦無復存者由此眎事之庭姑就  
庳陋氣象弗稱上兩旁風漂搖几牘黃埃赤日漫漶衣  
裾官無所於署吏無所於舍邦人士見而嘆曰承平舊

觀安得復見二十年癸未七月今達魯花赤麻合謀來  
長茲邑朞年而民悅三年而政平訟理市井恬然田野  
滋植儒宮風化之地知所先務繕治一新顧瞻眎事之  
庭所謂氣象弗稱者作而曰因陋就簡非所以肅臨蒞  
也諭之令尹韓公廷玉令尹能輔其志丙戌三月先暨  
樓三重於門揭縣額置戛鼓江山如畫軒豁呈露亦既  
壯觀又則相與圖成其庭鳩工度材輦壤芟翳突者夸  
窪者隆不日而基址立滄雨四十圍之柏倚江二百年  
之柟天造地設神運鬼輸若陰有相者楠蠹不才雖尺



寸不以干繩墨瀆斧鉞無急呼疾索而樂於助無朝晷  
暮筮而勤於役至於冒風雨廢寢食戴星出入樂此不  
爲疲語所謂先之勞之繼之曰無倦者公之有矣越明  
年丁亥六月己巳乃成長梁虹偃壯柱山立邦人士見  
而喜曰侷與美哉前所謂安得復見者今鉅麗蔑以加  
嗟夫世有析人珪儋人爵列坐堂皇視如傳舍且不爲  
一日葺計况望其革故鼎新拔空起有也哉此公之事  
業所以爲不可及已雖然公之事業如此柱石明堂棟  
梁國家特推而放之身後之來者覩門庭之端直則思

所以處心體屢屋之嶢嶢則思所以庇民出令於斯必  
去促迫而就寬大聽訟於斯必撤壅蔽而納高明此公  
之志而邑人之所望也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吉日記

重建處州萬戶府記

虞邵庵

撫州有兩萬戶府其一則處州萬戶府軍移鎮於此世  
祖皇帝既定江南分置萬戶列鎮諸郡處州旣立萬戶  
府至元三十年江淮行樞密院以江西遠控嶺南奏格  
處州軍來江西明年戊頴州有功旣而行院罷江西行  
省領其軍事移其軍與撫州軍共鎮其郡其帥則蒙古



愛同汝寧章侯文秀般陽邢侯塔刺忽台也始撫州未  
有公署寓治於擬峴之臺大德八年郡守閩州楊侯某  
爲政暇軍府輯睦乃以宋西通判故廳稍葺之以聽軍  
務歲久屋敝弗能支時葺以取具未及有所更作也不  
稱一軍之容而章侯之子伯顏以萬戶超拜鎮國上將  
軍廣西左右兩江道宣慰司都元帥往治蠻獠之害邢  
侯惟明新襲其爵領江西兵三千六百人往會討焉寇  
平受賞而還乃出其俸金以先之凡其屬莫不助用請  
於行省而作新之其署有廳事有大門有退食之堂幕  
府吏舍鎮撫所及文書戎備之庫以次皆具始於至元  
二年丙子歲九月六日成於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來來  
記其事如此撫之爲郡山川脩遠習俗文雅北去會府  
爲近東南西列郡四五其土寬閒其民安逸而處軍之  
在此也與郡兵相安外無纖毫之慮內有隱然不可犯  
之勢居則使吾民得以休息出而從遠畧則所至成功  
故有以見其世將之賢明吏士之奉律循理也朝廷之  
制中外周詳得宜大抵如此故爲之書

戒石亭記

元黃思梅



戒石銘之立其來尚矣崇仁公宇舊植碑有亭歲丁丑  
燬弗克脩越八歲新鄭韓令君實來與同僚協議建置  
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傳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通古今一理也朝廷設官制祿所以代天養民郡縣承  
流宣化所以忠君報國食焉而怠其事猶有天殃况仇  
視蚩蚩之氓臨之以威怵之以禍誣之以罪躡藉而椎  
剝之甚矣其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嗟夫簿書期會弦急  
絲勞效能結知豈無他事而吾邦撫字之官旦旦焉惟

民瘼是求有亭翼然炯戒森列朝夕對越施及方來非  
識其大者能之歟愷悌君子神所勞矣邑人黃丙炎書  
至正二十二年乙酉八月達魯花赤麻合謀縣尹韓廷  
玉縣丞王廷麟主簿閻繼祖典史趙天翼等立

重建金谿縣治記

元程雪樓

金谿直撫之東境宋淳化中改鎮爲邑至元丙戌予自  
集賢奉詔出使道之所經目其溪山之勝邑無大川有  
山橫亘數里名爲幕山治所所面也官署敞陋自丙子  
燬于寇艸創未暇完美後十有二年予歸自閩明年十



一月僉事曾侯以書言曰金谿最爾邑往年公過之官署之做陋既更脩矣蓋自元貞二年濟南吳君來爲貳令與邑長協謀次年正月經始七月落成富者助貲而不爲費貧者効力而不爲煩治事之所壯麗顯敞於舊有加焉左典史舍右架閣吏房狴獄悉易而新又遷舊廨于後爲公館若宣聖之宮社稷之壇烈女之祠亭以送往而迎來關以衛內而閑外廢者具舉尉司馬君寔相其事僚吏士民咸樂其成願紀諸石以公之嘗至斯也敢以爲請予謂朝廷爲民設官邑於民爲最近於官

爲最難其近也行一善民遘被其福行一不善民遘被其禍其難也拘於文法迫於督責而窘於公私之供給故其賢者靳靳自守齷齪不敢爲或受成于吏以奉文法免督責而已其不賢者招權納賂瘠民以肥妻孥虛民以寔囊橐秩滿則去視官署傳舍耳而暇完美之以爲方來計哉斯邑之長貳能如此可謂賢矣繼至主邑簿者蕭君又賢邑之民庶幾其有瘳乎管召伯之於南國也所憇芟舍民愛之而不忘况朝夕治事之所哉凡治事於斯者其必循今之文法而以古之循良爲師避



上之督責而以下之疾苦爲念有所守有所爲無所制於吏則民之不忘將有甚於南國之棠也諸君勉乎哉司馬君名某蕭君名某吳君名某邑長名某大德二年十有二月朔廣平程文海記

正義堂銘

并序

明周瑛

太守私第在羊角山下此爲前門歲久將壓予來易爲廳事扁曰正義堂而制之銘蓋以自勗非敢以勗人也銘曰

以理處物是謂之義以心徇物是謂之利卓哉董相爲

漢儒宗發正義言以破昏蒙我聞求仁公心爲近維公之至斯理之盡顧予不敏叨守大邦力綿負重如鼎斯扛事有萬殊精粗巨細載謀載度從心之制獄有五訊絞斬杖笞維明維慎維罪之宐義所當爲予何敢止禍耶福邪誰其恤彼義所當止予何敢爲愛耶憎耶予其誰知孟言熊掌視魚爲美我當舍魚熊掌是以又言盜跖與舜異趨我不爲跖維舜與居判是非途決生死路毋或徘徊竟爾迷誤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出入視茲求仁得仁



續騷亭記

明周瑛

騷何爲而作也古者詩言志歌永言而騷詩之變也其趣遠其聲希徘徊曲折而求以達其志焉者也屈宋至矣西漢而下其侈辭乎先族兄諱瑩字次玉號鶴州主人少有文名天順成化間握符臨汝能以寬得民而章甫逢掖士多從之遊平生著述頗富而臨汝人所刻郡齋新稿特其見于作郡者耳初爲南京工部主事時與蘇人劉君昌同官昌字欽謨號櫻園博學高才與兄鶴州相友善每公暇輒相與寫騷爲樂劉君曰朝寫騷兮

亭中暮寫騷兮亭中騷兮寫兮古人與同以日以月兮以泄予衷兄和之曰朝寫騷兮亭中暮寫騷兮亭中騷兮寫兮伊誰與同攄賈之思兮揆原之衷兄少愛瑛嘗屬瑛脩文以紹述家學瑛謝以不敏成化甲辰予重握符臨汝因讀騷辭而續和之曰朝寫騷兮亭中暮寫騷兮亭中騷兮寫兮兄弟與同釀太和以爲府兮抱明月以爲衷士人陳嘉謀見而謂曰騷久絕響今倡而和和而續其爲楚詞添後語乎予曰不敢也櫻園鶴州皆作者也予識趣凡近聲韻俚俗安敢自負于爲騷蓋亦言



其志而已予聞太和養萬物而物無不養明月照萬物而物無不照枯根之腐萌蘖弗生焉覆缶之下月光不照焉蓋太和能爲養而不能養于所不養明月能爲照而不能照于所不照能爲養者公於爲和也其不養者物取之也太和無容心焉能爲照者公於爲明也其有不照者物取之也明月無容心焉無容心卽所謂虛也虛者天之道也予少爲學見人急恩讐快私忿心竊薄之及爲郡以虛視之而已以虛爲郡宜乎物我合一恩怨兩忘其有不然者故不自省乎陳嘉謀作而曰騷云

乎哉吾乃今而知夫子之志也請備書之予初到官爲讀書屋于私第西偏旣又爲小屋以庀書及因地之窪而池之以滌筆硯創畫多時名號未備至是題讀書屋曰臨汝書院池曰浴雲池改小屋爲續騷亭而備書倡和語于亭之南楹以待夫同志者予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後之君子必不以予爲無事而勤民也成化丁未春三月旣望莆田周瑛記

臨川縣重建記

明黎未齋



撫爲江右望郡臨川附郭邑也山川秀麗原田夸曠漢以前風氣龐樸晉以下文物寢興至宋名公鉅儒迭出矣我朝昇平歲久生息日蕃丁口甲乎天下賢且才者因其固有之善而導之審其俗之所宜而制之趨事從化不啻風行而艸偃縣治舊在城南招賢坊元改爲萬戶府遂遷諸阜民坊崇邱之下洪武初知縣劉侯儼脩葺之廳堂門庫曹署諸宇咸備久而將壓成化十一年知縣事吳侯有剗繁治劇之才有忠信慈惠之心於所當爲霆轟電馳不成不已乃裁冗費計日鳩工先撤正

廳擴其舊基鼎建之夾室直舍後堂廡房及戒石之亭以次就緒復斥東西地改作六曹六曹之前左爲典史贊治之廳前右爲水簿蒞事之所儀門蕭牆與夫架閣之庫狂狴之獄靡不撤其舊而新焉作始於成化乙未之冬成於丙申之秋不妄役不濫費氣象雄偉瞻者駭訝教諭崑山朱光希仁嘉之請爲文刻石以志不朽於平時當重華天下無事一匹之夫且能廣其第宇若此公宇之壞何至百餘年不爲繕脩哉蓋庸懦者疲於庶務因循苟且自保不暇非不欲爲寔不能爲耳其下者



私多公少雖有餘財掠爲已有非不能爲寔不欲爲耳  
今吳侯以暮年而易百年之殘缺成千載之良規而民  
若不知如此他日佐聖天子秉樞軸一新天下亦如此  
作公宇哉

新建譙樓記

明徐瓊

古諸侯提封數百里位大事煩治之前必有臺臺下坎  
陷爲門以通道上附麗爲樓以臨觀因名麗譙之樓蓋  
取易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物大然後可觀故受  
之以觀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之義也吾撫唐自赤

岡西陲遷於茲宋領臨川崇仁金谿宜黃樂安五縣國  
朝因其舊有麗譙之樓在門之左歲久凋弊無以壯觀  
今上龍飛之初簡命南臺御史吳侯昌期來知府事知  
明仁守大協民心凡百蠹廢罔不具舉當時和民父乃  
以麗譙重脩之工燕會僚佐賓客以落成公舉酒颺言  
曰有司必順天時以脩政斯民必因天時以作事茲臨  
民之衆庶政之大雖竭智慮于旦夕猶恐爲膠擾之所  
昏然必上定時有所示下趨時有所觀非憑斯樓不可  
時乎日以時刻昭示焉俾我民仰而觀之及時東作興



而適早晚之宜時物盛而善變化之事納貨賄以致商旅之集安形情以待陰陽之變時乎夜必更鼓分明焉俾我民俯而聽之及時儒之家焚膏以繼晷農之家耕耨以作勞事親者定寢而問安存心者清氣而不枯此堯典月令之政聖賢教人之道因時上警而下行不待家喻而戶曉此樓之脩所以爲民也予聞而嘆曰侯其知治體而悉先務者乎惟侯以民爲心意以耳目所不及者尚多憂民之憂能忘哉時乎登樓俯仰上下徙倚籌畫時雨不降山川雲氣之不出南畝苗將枯槁則思

齋戒以禱之暑雨艱食蔀屋炊烟之不起四郊小民怨咨則思發廩以賑之洩水高決而下滙吳溪抱城而流則東北之畝無仰必思導復故道以灌之則國賦有所出矣且撫今懷昔感慨惟深舊水出文昌堰之口以小水合大河貫金石臺之間涯分東西時則有若臨淄荆國二相出爲真宗神宗之良弼賢必世出意者水道變遷東堰兩臺將復合而分歟紫雲籠于雲林之峯佳氣藹于華蓋之山時則有若象山草廬二儒出以濟魯鄒洙泗之根源文未天喪意者山川之炳靈紫雲佳氣將



復籠而藹歟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于武城以得人爲問侯用孔子道爲政有不爲世道慮而畱心于此哉由是觀之斯樓功用甚溥非徒有資于已而輔治者亦有所資非徒有利于今日而嗣治者亦有所利其所關係如此脩之其可緩哉經始出于弘治三年六月初四日訖工于明年四月十八日礮石以甃臺基崇廣以倍舊制下階以通甕門上覆以樓觀列柱竦直重簷複起礎墉堅貞牕櫺疏煥巍乎闐闐之表民物之情狀有不得于目而入于心哉貲費鉅而不出于斂人力煩而自

忘其勞經營規畫固一出侯心而協力贊謀又資同知吳公黼通判姚公琛推官曹公嵩等集衆長以成之也樓成之明年因董赴京述記以彰其休功則在于吳公勒碑覆亭以垂于無疆則又在于繼來通判郁公容推官吳公玘暨當時臨川知縣華公福金谿知縣方公誌崇仁知縣白公晟侯名泰江浦人吳公華亭人姚公潮陽人郁公常熟人曹公常州人吳公龍溪人方公鄞縣人白公武進人侯與群公皆登進士第姚公京闈解元白公鄉貢進士其餘官屬吏胥義官耆老恭事効力者



別列于碑之陰進士及第禮部侍郎金谿徐瓊記

崇仁縣遺愛堂記

明徐惕齋

吏于公者挾威望矜才辯以凌厲上下使居乎其 upper 者賞其敏居乎其下者讟其明官無謗讟私無逋負以要譽於一時至於民則痒痲疾痛之弗知而哆然自以爲勞去未幾何而聲影俱泯借有詢之於民民已不識其姓名矣嗚呼奚取於民而以斯人爲哉含章如愚守智若拙漸摩以漸涵胞以時不敢快於旦夕之間上不以敏賞之下不以明讟之而民鼓舞踴躍於畊桑征役者

不知其有曹司也嗚呼古之所謂循吏其殆斯人之徒歟彼循吏者和風甘雨也當時不知其爲和且甘也冰雪焉早暵焉然後知其和且甘也其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乎吏於崇仁者前後得六人焉唐有元子哲宋有蘇緘孫寔范應鈴國朝有時季照李祥此六人者其古之所謂循吏非歟葉良貴曰循名考實監古視今竹汗流青斧衮惟肅吾得師矣六駕匹休追躡前武邦國老成典刑具在繼吏茲邑者可無師乎此六人者吾不得而目之矣其訏謨善政流風餘澤固無愧於汗青而



至今談者尚不已於嘆息詎可以古之循吏爲至而優劣之哉魯庚桑楚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穰其民尙欲切切焉俎豆之於賢人之間六人之遺愛奚啻畏壘之穰也建祠置祀以風厲來世師表後代容可後乎乃於城隍廟之東得隙地建祠一區後爲堂三間高丈有五尺深丈有八尺廣二丈有二尺樹碑其中記諸公名氏于碑之左方扁曰遺愛前爲廳事高廣如堂制最前爲門二間扁曰寶唐書院寶唐邑廨之舊名也堂成良貴設俎豆率邑人爲文以祀之而以碑文屬予遠稽邑乘

近訪者獻此六人者誠不辱良貴之知而知良貴者則莫予若也因良貴之知而爲此六人之知安知後人不因六人之知而爲良貴之知哉碑左之名予知其續續未已也良貴名天爵號孟齋新安人弘治丙辰進士出令茲邑青陽粹質學行兼備其於爲政則公明勤慎慈祥豈弟駸駸遠到予其敢以六人者畫之也彝堂百代之烈其視寶唐一碑之華何如哉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秋八月上澣金谿徐霖用濟書

崇仁縣新安兩城記

明羅洪先



自撫西行九十里爲崇仁山谷秀遠中豁衍夸四出履  
郡境非僻徼要衢四方奇詭鮮至數百年城郭不備莫  
有急者治臨巴水連市錯居南北相匝不辨郊野地號  
三者北者列官寺廟學南有東西兩者民輻輳淳樸無  
他苦嘉靖辛酉夏疆場不戒閩廣寇猝入建撫犯崇者  
三焚掠靡餘其秋都御史胡公松奉命督軍入境赴急  
脫撫于寇殘傷用駐拊戢至崇惻然嗟曰匪城曷邑匪  
人曷城是則在我既得上請會冬季李知縣呈英受代  
公帑遄發工吏勸能伐石于山質堅且方礪石覆甃高

卑色異遂建南北兩城北城廣爲丈八百一十有奇高  
踰丈九減尺之五以爲厚署門五南近民北拱極東東  
作西西成當梁水而南者曰通津南城高厚其廣增丈  
之十門五如北署名如其方南北樓櫓壯飾寇門在通  
津爲登雲閣閣右級石梯連邇學宮象士之升士以奮  
起民駭且嬉重墉壘雉駢峙夾輔映帶溪嶺屹成鉅坊  
載始夏五冬初記工用力以工計幾萬幾千用財以金  
計幾千幾百章程簡裕期以不愆君子謂公大造于撫  
尤厚遺于崇也于是李令思公之功俾久勿壞遣諸生



方湖余時越疆請記按三者為號莫知何始解者曰者致也老也不煩力役致老壽也或曰者長也雄鄰邑也惟聖人役民先其事必備以待變之未萌故常豫而不至于急惟豫也恒忽視而弗之切惟急也故懷懼而多所懲懲而為之就所欲違所惡其誰忍後崇之兩城是矣嗚呼今之役民其勞費視兩城不知凡幾猶且終歲勤動盼盼然不得休息彼知民之所急何哉吾悲善懲者之難其人數百年未始一遇猶幸崇得遇公將後此數百年無復方役之煩也兩生之來也聞歌于北城者曰惟北有闔惟南有鄰我飲我食壽考我親保有聚積敢侮我民南城之歌曰門則有闔郭則有鄰載西載東孰戴孰親不有我公孰惠我民嗚呼乃今可永三者三者之號驗矣是役也鄰邑同而崇以兩城望比重鎮獨稱雄長皆公主之公之勲畧方弘茲特餘績耳用書以告後之役民者

提舉司本州平糶倉記

明 畢允升

予曩歲館學適與今常平使者葉公為僚論文之暇因及於政及過宜春而稔惠養之仁家臨川而睹斂散之



公益信其學之克施於政天子思賢渴甚擢貳成均行  
且有日拳拳以所見建平糶倉猶或有遺慮廣詢急拯  
大爲之防邦人德之因俾予記其事辭以疾請益力則  
作而歎曰天下事利害相爲倚伏使民宐之存乎其人  
鄉里自比年來歲適不登米價騰踊甚則民持錢無所  
得糶蓋有不忍言者矣官爲賑糶吏覆爲姦又有不忍  
重言者矣公深思熟計凡所規畫委曲詳盡其最爲可  
繼者不强之以所難行而收之於所易集凡宗姓軍需  
食餘之月廩皆以錢易之兩相授受人用欣然而權郡

通守趙侯又能相與協贊那易州用米七千石以足糶  
數故不踰旬而事皆辦共得米一萬四千石糶本爲緡  
錢三萬有奇皆公及前太守禮部徐公儼夫所籍郡胥  
家業充之先是吏映民臞衆心抑鬱公正其罪悉以其  
奪於民者還以予之懽聲雷動蓋鋤奸剪暴亦所以爲  
仁而安富卹貧猶足爲仁之至繼自今守而勿失殆將  
有不可勝用之仁皆公之賜也公名慶鼎字鎮之天台  
人以使事兼領廬陵凡利民之政莫不畢舉若宐春社  
倉高安平糶皆定其式俾一道遵而行之蓋不止私惠



吾邦云趙侯三山人名崇做字叔似壬子臘月朝請大  
夫知韶州軍州畢允升記

臨川縣脩城脩學記

清游東昇

撫州之臨川爲附郭縣會運遘陽九兵革不息周城之  
燬于戰攻以及霽霖之滲注崩崑及隍者若干丈摧實  
其表者若干堞而四門之闔可自外而上登其城樓蕩  
然至無以宿兵衛寇至任擇便而蹈耳君子曰武事之  
不脩莫大于是矣而且聖宮規模徒存棟折榱崩甍墮  
壁塌廟貌傾欹鞠爲茂草子衿之士過者歔歔慨惜莫

能勝情君子曰文事之不振莫甚于茲矣郡侯宋公節  
推劉公大尹季公之涖茲瘵土也初至卽和衷爲國凡  
衙署之湫隘廳事之不飭俱置罔問洎巡視城池則曰  
是吾屬之任至釋奠學宮又曰是吾屬之任適以東作  
方輿稍遲之以寬民力比秋穡告成謀其必就力取于  
公旬之暇材度于廢基之餘宋公劉公經其畫而季公  
殫其瘁漳門之謳不作赭衣之頌不興聲色晏如而城  
之圯者畢完廟之壞者畢復使文武二家槩有所恃以  
爲庇自非全備文武之才者而能然與若稽其始至暨



于竣役未歷期月之久而大且急者既脩其餘不難次第而理嗚呼何其敏也諸席仁賢之蔭者懼其事之久而不章故特爲之記而揭諸交衢以告夫采風者

重脩東鄉縣按察司碑記

清梁奇進士

夫事有不容不記者今邑李侯重脩按察司既竣克光舊服或謂憲長治于省會而設之邑中何也是未知其由來遠也按官制按察司卽漢刺史唐十道觀察使之例然無專官或因事權設事畢卽省元于行中書外別置提刑按察使明初于各省設提刑按察司掌糾所屬

官吏平讞刑獄振揚風紀并置提舉弓箭司掌郡縣射地弓箭手之籍冊團結訓練賞罰之事視其優者而進賞之則分巡道也而我

國朝建官因之若東縣之有按察司其初蓋兵備府正德間風寇未靖部議以胡公世寧晉兵憲綏安地方清除逋孽始建府開幕焉迨後白川諸公德威兼舉其君子脩身而淑性其小人亦革志而易心官可不置乃以其署爲院道諸大夫往來旅邸舊復有藩司郡伯菱舍俱蕩無存獨是司尚餘殘楹傲棟定鼎之初困于供億芻



馬于堂析楹而饜重以暑雨不時崩折日甚脫更弗葺  
將茂草鞠矣自侯來泄吾邑也采蒿依樗者始稍稍言  
歸思復蓋安宅雖不究而哀鳴少息又三年百廢具興  
撫字催科勞心備極今夏旱魃爲殃侯齋居致禱霖雨  
如注于是民懽呼而慶曰侯真活我侯故出入戴星不  
遑啟處顧于行李之往來憂其困乏爰鳩工庀材而議  
葺焉而民亦曰侯活我而我不可使非順也子來趨事  
馨鼓弗勝經始于六月哉生訖事于八月旣望規模用  
舊氣象更新諸大夫之至止者咸曰推此卽次之安而

民之寧宇可知也昔予歸里居因樂觀厥成而爲之記  
順治十六年九月朔旦

東鄉縣新改文昌門記

清沈士秀

余來此之二年三月旣奉有脩理城池檄九月督臺張  
巡視茲土諸生連名上書言南隅迎薰門逼文廟右請  
移當儒學之中營建所費願自輸不敢以煩官府督臺  
下其事于郡伯劉公司李韋公僉議報可予職司民社  
因率先捐貲以倡而闔邑諸紳士與聞風景慕之鄉耆  
年相樂助遂集工庀材始事于十月朔日計所構甃石



揚州府志  
爲門上架樓又上架小閣樓基壘石高若干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層級達于樓樓與閣之高共若干丈尺制俱如舊稍增者議設文昌帝君像于閣中祀之遂顏曰文昌門蓋歷半朞而樓成成之日率僚屬諸生登樓以望高翥長鸞煥然文明金峯秀特軒豁于前桃花鹿嶺諸勝森羅排列與夫村市官司之屬桑麻種植之景不可意計而可指顧得者惟斯樓爲特杰之觀焉由是聖廟增崇規模宏敞山川獻瑞鐘鼓式靈烏知氤氳發祥之盛不與昭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康熙

三年甲辰春三月朔日

燕香居記

清劉玉瓚

韋左司爲蘇州有詩刻韞齋曰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嗣後數十年白傳亦守是邦詩石尚在欣然稱道以爲美談其時官署岑翼深飭可旣見矣余嘉左司風致簡遠寄意吏隱之間每吟其詩輒遠想景慕之若斯人者其得忘人忘我安民靜治之理者乎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今太守亦人也乃皇皇焉日苦於簿書符牒之間賓客吏民之際出亦不歡入亦不歡求



所謂換耳目異風塵以便其偃仰息肩者輒無有儻亦  
非王道之近人情之至者乎撫署廳事之東稍後有地  
盈畝夫亦克葵燕麥之久與我雜處也因爲芟夷之繚  
以墉垣甃以白石筦簞以安之綺疏以明之以爲午坐  
焚香閉閣思過之所題曰燕香并署左司之詩爲之觀  
覽焉其曰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是太守之不可頃  
刻忘斯民也久矣其曰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澡雪  
心神何其志哉又曰煩疴近消散嘉賓復滿堂是左司  
以之燕集文士而予以之嚮晦入息所負韋者其在斯  
乎其在斯乎

虛益軒記

清劉玉瓚

師者難以獨得而友者可以衆取故撫署內廳事而有  
師蓋堂矣余又軒其東偏顏曰虛益以志求友之意云  
蘇子瞻之築蓋公堂也記曰吾從賓客僚友宴息其間  
而不敢居以待如蓋公者非惟尊蓋之至且得隆師之  
禮焉又曰膠西東益海屬山其中多隱君子可望而不  
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  
以見之噫異矣夫思其人而想像彷彿欲與金生于千



數百年之下何其意之慙而望之切歟而周公下士所稱執贄見者三人還贄見者七十人又何其多耶宓單父曰余友事者十有二人其一人師事而秉度焉苟欲爲一日之羅以得鳥鳥亦安可得哉是故曹參爲齊相亦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舊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然後取衷蓋公避堂以舍顧知師蓋公者未有卽得蓋公者也余虛師蓋爲伊人宛在之想以自附蘇公不敢寧居之後廼復軒虛益以接賓客以設壺觴以陳揖讓以宴笑語以道情愫于焉借助諮諏補縫闕失倘亦夫子所稱毋迓而卽距毋望而卽許之至意也乎夫毋迓而距毋望而許者虛也書之以廣取益之道如此

儲美軒記

清劉玉瓚

師蓋堂後有地窪然而高者橫數丈縱半之踰此又窪然以傾余爲平其高者補其傾者築軒三楹吾兩兒寔課業焉其前之窪然以高不卽平者因之以爲砌雜卉稚柏森然成列求得小竹數十個參錯種之計是竹不踰年成矣人從竹中來者披青分翠居然有三逕之意



顏其額曰儲美以望竹也古曰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  
箭焉是也大凡物之爲美有盡而儲之爲用無窮今墻  
隅有古樟數本望之童童清樾足以蔽歛景好風足以  
發靈籟不此之美而于竹乎是望何耶曰樟者古人之  
所爲儲以嘉蔭吾後人而竹者吾之所爲儲以待後之  
人之美之也樂天之記東園也備載竹德具述其盛衰  
榮落之時嗚呼又安知吾之所美後之人不美之而後  
人不美之後又踵吾之儲以爲增美也一物之微所係  
深矣因爲書之軒壁以寄其意云

儲美軒記

清 吳昌齡

高平署中有儲美軒劉黃中先生兩嗣君讀書處也嗣  
君長居一次樹駿受學于予有年矣先生之涖茲撫也  
復招予俾就軒董業焉先生旣自爲記且命予記也余  
曰軒之作前之府治所未有歟華歟質歟崇歟卑歟其  
奠之位而向之方歟皆非軒之所以名也先生以文章  
起家至二千石守大羈是培是植本甚深矣蓄之先世  
而濬發于其身發之其身而長發于其子者先生之望  
所屬也然讀易之詞曰發于事業蓋以美在中也二子



年甫象勺天才俊異余方與風雨晦明磨切古今豈非  
儲德以待其成儲學以待其用者哉因以名軒蓋其宜  
也而先生若注意於脩竹蔽前古木陰右曰吾以望竹  
何耶子路曰南山之竹不扶而直伐而用之可達犀革  
子曰括而羽之簇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由子路之言  
可以知其美矣由夫子之言可以知儲美者之無窮矣  
是又先生之意歟先生欣然命榜於齋榻將爲二子朝  
夕告因與先生記並存且并告夫後之居是軒者庶茲  
意于無窮也康熙乙巳仲春錢塘吳昌齡記

重建撫州府考署記

清沈翼機 浙江

余奉

簡命來豫章首臨撫毳補行科試適連雨浹旬諸生挾筆  
硯入次號舍安坐屬文若不知有疾風甚雨者事既竣  
諸生相聚而語曰是皆我太守任公之庇也因台詞言  
院向在郡庠之側地既逼促而號舍亦卑隘上雨旁風  
無所障蓋每遇試諸生苦之自公蒞任茲土時和而民  
安百廢具舉乃移建於府治之側因舊基量度鳩庀經  
始於康熙乙未落成於辛丑之夏費萬金有奇上不耗



國下不病民自外而門而堂內而退息之所閱文之室  
罔不規模宏整塗墍完密而號舍尤極軒廠袤七十五  
步廣如袤之數棟直棖橫疊張兩翼凡七層就其層次  
而洞以光明崇踰五丈四旁周以明窓無風日侵逼之  
患又其地本羊角高阜亦不慮積潦沮洳蓋諸生之應  
試而沐公德者於茲四年矣因公不自爲記而籲以爲  
之記余覽之嘆曰嗟乎如任君之賢亦可爲急公而愛  
士且能不自有其功者矣夫世之治郡者大率視其官  
如傳舍卽黌宮雉堞以及倉庫陂堰諸要務且聽其壞

弗問奚暇及於校士之館間有好事者作爲亭榭樓觀  
可登高明而遠眺望卽自侈其優於政或馳請名人爲  
文鑱石以張大其事冀延譽於後又孰有費金錢以庇  
多士遲數年而曾不記其盛者耶然則如任君者可不  
謂賢乎哉余屢接君見其言溫而色和貌恭而情厚蓋  
誠有道君子也撫之士君既有以護卹之則君於民可  
知事非專責於一時而君且急圖之則君於郡之諸大  
政更可知今

國家方勵精求治如意循良盡得如君之勤且仁以廣宣



振教而愛養士庶以無負命官之意以分庶明勵翼之  
任天下不且安坐而幾邇治耶抑余更有望於後之人  
焉其以君爲法或歲經久遠不時脩葺以爲永圖使撫  
之人士常得藉大庇而育人文又君之所樂引爲同心  
者也是爲記任諱士理山東聊城人皆雍正二年四月  
提督江西學政翰林院侍讀學士沈翼機撰

撫州府重建考署記

清任士理 山東

國家造士首重學宮而歲科學使衡文必居考署地各有  
所制亦有殊兩相需也兩不可以相妨歲甲午予來守

昭武例謁一廟視學諸生衣冠詣明倫堂講四子書而  
考署迺近 聖宮明倫堂又從生童考試左右棚入且  
以作學署大堂心甚驚異進諸生問之僉曰試署舊構  
府治右兵火之後遷茲土先是宜黃孝廉曾六寅呈請  
各憲欲遷故址拉六邑紳士捐貲勸之尋因費繁未果  
予聞是言嘆息久之躊躇數月念

國家崇儒重道多士蔚起昭武生童應試每邑以數千計  
舊署中號席僅容千人餘則必編入學宮吏胥出入褻  
慢聖賢且每邑分場考校時日旣久諸童多資斧不給



掛州府志  
兩棚又墻卑屋淺每風雨驟至士子掩卷徬徨不獲安  
坐職斯土者可不爲籌畫乎咎文定公於湖州尙設經  
義治事二齋授生徒今一地而兩用之不可爰相舊址  
爲之經度取材輦石不惜重費屋高五丈許袤七十五  
步廣亦如之堂宇門垣悉備兩傍棚廠可列坐三千有  
奇廠內坐席用長木板豎石爲脚俾無傾欹經始于康  
熙乙未辛丑夏乃告竣所用片石寸木多捐俸爲之不  
足鬻器典衣以佐未嘗索士民派屬吏然此固守土職  
也敢自多乎哉但幸學宮考署各有崑地上可以妥

聖靈下可以庇多士兩相需者今則兩不相妨矣自此昭  
武人士爭自濯磨濡筆操觚踵武先輩是予之望也若  
增其式廓大其垣墉後之君子與有責焉雍正二年八  
月知撫州府事任士理撰

崇仁縣義學碑記

清陶士儻 湖廣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萃智愚剛柔高下不齊之  
質陶冶其中春絃夏誦藏脩游息習而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傳曰處士就閒燕以定其居以飭其學專其耳  
目心志防其動靜游處如農居野母越畔而荒如工居



肆罔舍業而嬉也今

聖天子文治日隆菁莪棫樸之風遠軼往古其通都大邑以迄山陬海澨悉蒸蒸向學顧或譽髦雲集鼓篋無地莫爲養育而振興之謂非牧其土者之責歟崇仁固文獻邦也舊立有義學在縣署側湫隘囂塵不可以居十數年來爲廢壞矣余以丁未承乏茲邑撫其遺址思構新之越明年偕同官暨縉紳父老謀爰得民城西者之隙地爽塏而平衍捐俸築室上建樓一座下列屋五楹兩旁各翼以三楹凡講堂寢廬弦誦之席薪爨之房畢

備周圍而垣之室旣成延師董教其中百里內外褰裳至余因進而告之曰諸生知建學之旨惟是論文校藝揆藻摘華如何劉沈謝高言博雅已乎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管人十五而入大學自身心意知以及家國天下之理巨細不遺顯微咸貫故明體達用處則有守而後出則有爲崇邑往代不乏名流矣而前有草廬後有康齋猷孜孜以天人性命爲學今其書具存其流風餘韻未幾世非遠而居相近士果能鼓舞振興而學其學焉勿鬪於華靡勿狃於功利舉智愚剛柔高下不齊之質相



率而偕諸大道黨塾庠序之遺意其庶幾乎諸生悚然  
請以是言鐫諸石立於學舍之旁俾有所觀感焉是役  
也相地庀材始於戊申秋季三閱月而告竣計費百五  
十金有奇與余協謀倡始者廣文裘君名思通而課工  
趨事則大學生黃佐任其勞也因并記之崇仁縣知縣  
陶士儂記

修撫羈育嬰堂記

清羅復晉

昊天何心好生卽其心聖人何德好生卽其德聖人  
與昊天同一揆矣我

朝聖聖相傳重熙累洽凡夫疲癯殘疾與鰥寡孤獨不能  
自存者有養濟院以恤之至康熙四十六年行令各  
省郡縣復有育嬰堂之設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矣而  
今上御極之二年尤加意保赤

特申詔直省實力舉行育嬰堂廣收無依孤幼存活普同  
人無天折故豈弟益以旁流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珠聯璧合海晏河清以及瑞麥嘉禾諸福之物叠臻  
備至所謂和氣致祥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者民  
亦何幸際此深仁厚澤之時而胥康以生也予承  
簡命來守是邦下車踰月卽詢所爲育嬰堂者而省視之  
見堂止四楹而前後左右房廊皆風雨不蔽乳婦連  
榻堂中無復板壁障隔如露宿然非保赤之道也蓋  
嬰孩之患驚爲最風次之似此雷電之迅發風雨之  
怒號草木鳥獸之震動駭突無以爲防衛之地皆足  
以致其患是保赤之道不徒在於提抱乳哺又當有

以戢其患於未然也予用是捐俸仍其舊基蓋造完  
固又增置新房五間於堂後乳婦始得所棲宿而身  
以安乳婦之身安而後嬰孩之防衛以密嬰孩之防  
衛密而後驚與風之患不生而保全者衆矣竊嘗念  
夫古昔帝王之愛民也一夫不獲輒曰時余之辜故  
有是不忍人之心斯卽有不忍人之政而非徒以口  
惠博名高者茲

聖天子怙冒惠鮮有加無已旣使老有所養又使少有所  
長庸詎有一夫之不獲哉獨是輻員廣矣而乃分其



掛州府志  
責於有司有司者其猶有奉行之不力者乎循其名而不核其寔者乎則是上負

朝廷下負蒼生中負吾學俯仰何以自寬以是知本寔心行實政以承流宣化者事事宜然保赤其一端耳故於是役之竣也書以自勉且願與六屬之邑宰共勉焉雍正戊申嘉平月記於毘署之虛益軒



